

最美丽的乡村图画

纪红建 刘浩宇



到菏泽，看牡丹

潘若松

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特有的符号与标签。山东菏泽，人们最引以为傲也最心心念念的要数牡丹了。牡丹之于菏泽，不仅是一张名片，更融入了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里。

走进菏泽，你就会发现，牡丹的元素无处不在，各种与其有关的标记随处可见。加上街头巷尾的广泛种植，每到春天，整座城市都浸润在花海花香里了。在这个季节，熟人相见，常常聊起的是：“看牡丹了吗？”“对外地朋友最盛情的邀约，也是：“请您来菏泽看牡丹！”

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，我在家乡的县一中读书，听同学说，六十公里之外有座菏泽城，生养着世间很美的一种花。于是，一个春日的周末，我们七八位好友结伴赶往那里，那是我第一次去菏泽看牡丹。

看牡丹的地点在菏泽郊外，周遭都是村庄。那里的曹州牡丹园当时还算是庄稼地，只不过密密地扎起了竹篱笆，南北盖起了两座高耸的仿古门楼。远远望去，牡丹园内已是熙熙攘攘。那一天，我看到了花形硕大、色艳香浓的牡丹，尤其是花朵连阡陌的壮观场面，让我内心非常震撼。

我没想到，此后我就与菏泽、与牡丹结缘了。高中毕业，我考上了省内的一所大学，校址就在菏泽。准确地说，校园坐落在菏泽的北郊，校园附近散布着三个最具代表性的牡丹园，除了我曾经去过的曹州牡丹园，还有百花园和古今园，都很有特色。

大学期间，牡丹园成了我和同学们的好去处，园内各处景点，我几乎都如数家珍。毕业后，我留在菏泽工作。每天骑着自行车穿行在街衢巷陌，道碑街、考棚街、双井街、顺城街……条条老旧的巷子里，蕴藏着久远的故事，斑驳的光影里，诉说着古老的传奇，让人挖掘不尽。牡丹路、天香路、国花大道……这些带有特殊印记、不断拓展美化的现代化道路，也见证着菏泽发展的脚步。

对于牡丹，我当然非常喜欢。它外形端庄、大气、艳丽、饱满，几乎契合了人们对于花朵的所有美好想象。但我同时又觉得，牡丹似乎少了一点儿气韵，有点儿过于雍容华贵、富丽堂皇了。加上历史上牡丹多与宫廷关联，仿佛欠缺了一点烟火气。但久居菏泽，慢慢地对牡丹接触更多、认识更深，我发现牡丹看似娇艳柔美，其实是历经严寒的。从播种到开花，要经过六七年的时间。而牡丹每年盛开前，还要忍受三十多天零摄氏度以下的低温，花才能开好，正所谓“牡丹不冻花不开”。如果开花了，牡丹就总要开到极致，哪怕养分耗尽整株枯萎也在所不惜。这，正是牡丹的品格。

在菏泽，牡丹其实没有那么高贵，因为它是那样地为人们司空见惯。它的根皮可以入药，是药材中的上品，所以农民大量栽种，以此养家糊口。历经花农世世代代的精心培育，如今，牡丹在菏泽这片土地上华丽转身，变得浑身是宝，“牡丹产业”拓展到医药、食品、化妆品、文化创意等诸多领域。

了解愈多，爱之弥深。有几年时间，我特别爱在晚上看牡丹。空旷寂静的牡丹园内，一朵朵盛开的花儿散发着醉人的香气。远离白日的扰攘与喧嚣，我分明听到了花儿的私语，夜色中它们在舒展筋骨，在交流谈心。静默中，我仿佛也听懂了它们跨越千年的咏叹与告白。

前些年，每到春天，我都会给父母打电话，希望他们来菏泽看看牡丹，然而或是因为农活，或是因为杂务，总是不巧，多年未能如愿。直到一年春天，在外地的四叔和堂哥还乡省亲，父母才和他们一同走进菏泽的牡丹园。春和景明的日子，年迈的父母漫步花间，新奇地对眼前的每一朵牡丹指指点点。园内人头攒动，因为彼此担心走散，本来拘谨羞涩的父母甚至还牵起了手。园内有花农将从自家田里摘来的牡丹鲜花编织成花冠售卖，给他们每人买了一顶戴在头上，父母兴奋得像孩子，笑容一直溢在脸上。

赏完牡丹，父母还特意把花冠带回老家，挂在堂屋的正墙上。每有乡邻串门，他们都会兴致盎然地讲述牡丹园里赏花的经历和见闻。直到那花冠的花叶完全枯干了，还挂在那里舍不得摘下。

定居菏泽二十多年，我对牡丹经历了从陌生、疏离，到亲近、认同、依恋的情感历程。如今，牡丹成了我无法割舍的情缘，我也深深地融入了这座因牡丹著称的城市。

菏泽的牡丹。影像中国

在望城，有忘我的奋斗，有蓬勃的希望，更有年轻人绽放的青春！上图为团山湖景色。

望城区委宣传部供图



青春啊，永远是美好的，可是真正的青春，只属于那些永远力争上游的人，永远忘我劳动的人，永远谦虚的人！——雷锋

初夏，淅淅沥沥的雨中，满是卢洁关于团山湖的温暖记忆。

卢洁个头不算高，有点江南女子的温婉，还特能吃辣，性格外向，但她却是正宗的山东女子，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。

“看，那边就是新田组！”男友指着前方说：“那是当年雷锋在团山湖开着拖拉机开荒耕地的地方。”

那是2014年夏天，二十三岁的卢洁第一次来到团山湖。

绿油油的菜地稻田，与远处的农家小院相映成趣；清澈的湖水，倒映着蓝天白云、青山绿树。一切都美不胜收，让她仿佛走进画卷之中。

男友告诉她，团山湖原本是一片沼泽地。春天，湖面上长满绿茵茵的青草；夏天，湖里涨满水，一望无际；秋天，水鸟回到湖里，像过年一样热闹；冬天，湖里干涸了，湖土被晒成褐色。以前的团山湖，不仅有洪涝灾害带来的悲伤，还有让老百姓谈之色变的血吸虫。

男友还说，1957年，人们开始治理沔水河，掀开了团山湖的新篇章。治沔工程结束后，望城人又开始了新的奋斗，誓把荒芜的湖沼地变成米粮仓。就是在这里，雷锋走上全新的岗位，成为望城第一名拖拉机手，驾驶拖拉机开垦家乡的土地。

团山湖，是雷锋家乡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乌山街道一个普通村庄的名字。沼泽地的荒芜，早已成为历史的记忆；现在的团山湖，款款走来的是湖光水色、人寿年丰的现代化新农村。

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，笃定了卢洁的选择。她嫁到了团山湖，投入到团山湖的怀抱之中。

2015年，听说街道要公开选拔村级后备干部，卢洁毫不犹豫报了名。

“怎么想着放弃城里大型企业的工作来团山湖工作呢？”街道干部问她。

她想了想，说了三点理由：“其一，虽然我是山东人，但我是团山湖的儿媳妇，这里也是我的家乡，我有责任和义务参加家乡的建设；其二，这里是雷锋工作过的地方，老一辈人奋斗的故事，激励着我们年轻人；更主要的，我是一名共产党员。”

“村里工作非常具体，你听不懂望城方言，肯定有不少困难。”街道干部又说。

她看了看窗外，坚定地说：“雷锋那一代人把荒芜的湖沼地变成了米粮仓，一代代团湖人把团山湖建成了美丽乡村，我们现在遇到困难又算得了什么？”

街道干部微笑着点了点头。刚开始，她在村上跟班学习；后来，她协助党建、民政、计生、文明创建等工作；现在，她是村党总支委员兼第一党支部书记，主要负责党建和民政工作。

在团山湖工作，有艰辛，也有困惑，但更多的是希望和感动。

2017年7月初，因洪水上漲，团山湖部分房屋被洪水淹没，大部分群众被转移到防洪堤上，并成立了一个临时指挥部。

卢洁负责转移群众的日常生活。政府送过来的物资，各地捐赠来的物资，她都要一一对接、登记，然后公平、精准地分发给群众；转移到堤上的重要设备，一时分发不出去的物资，放在仓库里，需要日夜看管；每天，她还要组织工作人员发放近两千个盒饭……

整整二十一天，洪水才退去，她便在堤上坚守了二十一天。二十一天，她瘦了八斤，没有睡过一个囫圇觉，连家里一岁多的儿子也顾不上照看。但卢洁无怨无悔，她说，这二十一天的奋斗，让自己更深刻地感受到了团山湖的有序、团结、温暖、坚强。

驻团山湖村第一书记谭婧舒，是望城区委组织部的一名干部，与卢洁一样，也是一名九〇后。在望城土生土长的她，办事雷厉风行，说话快言快语。她出身于党员之家，爸爸、伯伯、叔叔、堂哥、堂姐等，加起来有八名党员。自从上高中开始，爸爸就鼓励她好好学习，争取向党组织靠

拢。刚开始，她还不太能理解爸爸的苦心，后来，慢慢明白了加入党组织的意义，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谭婧舒是今年2月到团山湖村当驻村第一书记的。她知道这个村的特殊性。到村里的第二天，她就去拜访李湘枚老人。李湘枚是雷锋的同事，他们曾经一起围垦团山湖。几十年来，“学雷锋”已成为他的一种习惯。李老跟她讲了很多团山湖的奋斗故事，还嘱咐她加强班子队伍建设，推进移风易俗工作，充分发挥好老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。随后几天，谭婧舒走访了村上所有的老党员、老骨干，与他们促膝交谈，倾听他们的心声和建议。果然，在随后的移风易俗、美丽屋场建设等基层治理工作中，这些老党员纷纷担任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、劝导员等，不仅自己参与，还积极监督。效果立竿见影，团山湖村入选了第二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。

刚到村里，谭婧舒就发现，拿着本子和笔与村民交流，会拉远与群众的距离。村里的工作需要与群众耐心细致地沟通，需要走进他们内心，才能打开工作局面、化解工作难题。于是，她放下本子和笔，以群众喜欢的方式与大家交流。回到办公室后，再将群众的心里话记在笔记本上，分类梳理。

她知道，团山湖不仅要进一步深度挖掘雷锋精神，更要以新的思维、新的视角来理解、宣传、传承雷锋精神。现在的团山湖，不论是美丽屋场建设、乡村振兴，还是雷锋精神的传承与弘扬，都离不开党员干部发挥模范带头作用，离不开乡风文明的重视。

稍有闲暇，谭婧舒总爱漫步在流经团山湖的八曲河畔。河水波光粼粼，让她常常想起雷锋在团山湖农场写下的诗篇：

往日的团山湖——
湖草丛生，满目荒凉，
……
如今的团山湖啊——
良田万顷，满垄金黄，
微风吹过一片稻香。

二

“讲一讲，为什么不想在村里干了？”周罗云不急不慢地问道。

肖泽南脸一红，低下头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书记，还是不讲了吧。”

“泽南，虽然你还年轻，但你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，有什么事就直接说，不要吞吞吐吐。”周罗云说。

“书记，我当时确实是想回家乡来尽自己一份力，但现实总在改变我的想法。”肖泽南说。

这是2018年12月底的一天。年近六旬的周罗云，是望城区铜官街道中山村党总支书记，有着近四十年的党龄，当了三十年的村干部。1995年出生的肖泽南，一个皮肤黝黑的帅小伙，当时还是村后备干部。在周罗云眼中，他还只是个孩子，但又是中山村的希望与未来。

肖泽南在上大学时就入了党，而且积极主动创业，是学校自主创业孵化基地的佼佼者，2018年8月回村之前，他的月收入已经达到两万多元。

“泽南，当时你肯回村里来，我非常欣慰。因为我知道，你在城里发展很好，但你愿意回来，和我们一起建设乡村，这体现了你的志向和担当。”周罗云说。

肖泽南沉默了。

周罗云继续说：“我们也希望年轻人到外面闯出点名堂来，巴不得你们走得更远，飞得更高。但农村这个广阔舞台，同样很需要年轻人来奋斗。”

“当年退伍后，也有朋友叫我到广州、深圳等大城市发展，但我选择留在村里。”周罗云回忆起往事，有点动情地说：“这三十年里，我带领村民办过厂，引进过企业，搞过种植，也发展过养殖业，村里在一天天变好。我觉得，我的付出是值得的。”

肖泽南的眼角泛起了泪花。

后来，肖泽南选择了留下。他的心越来越踏实，干得越来越好。他想方设法改善村里的道路交通，招商引资，建设果园，发展农家乐和民宿。他还认识到，中山村要真正振兴，必须要有能持续发展的过硬的产业。2019年10月，肖泽南当选为村党总支委员兼第三党支部书记。

肖泽南已经欣喜的是，现在的肖泽南已经大学毕业了，还当过几个月辅警，现在不仅是入党积极分子，还是古山村村党委委员、妇联主任。

肖泽南的眼角泛起了泪花。

肖泽南已经欣喜的是，现在的肖泽南已经大学毕业了，还当过几个月辅警，现在不仅是入党积极分子，还是古山村村党委委员、妇联主任。

肖泽南已经欣喜的是，现在的肖泽南已经大学毕业了，还当过几个月辅警，现在不仅是入党积极分子，还是古山村村党委委员、妇联主任。

三

“村委会来了个小女孩！”今年初，一个消息在望城区白簪铺镇古山村传开。

“多大了？”有村民问。

“才二十岁。”有村民说。

是的，她就是潘俊，2000年出生的她已经大学毕业了，还当过几个月辅警，现在不仅是入党积极分子，还是古山村村党委委员、妇联主任。

潘俊在村民的议论声与质疑声中开始走街串户。

虽然个头瘦小，还有些腼腆，甚至青涩，但她脸上始终洋溢着热情的笑容。起初，村民不了解她，觉得她太年轻，对村里情况不了解，也没有社会经验。前不久，村里有个组要选组长，她接到一位村民的电话，说他想当组长，要她投票时“支持一下”。她耐心讲解，说选举组长要按流程来，照规定办，私下拉票是不行的。但对方不理解，说她胆小怕事，没有魄力。

村上搞两癌（乳腺癌和宫颈癌）筛查，有些妇女害怕，不愿接受检查，有的妇女很自信，说自己不可能患癌症。潘俊就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跟“奶奶”“阿姨”“姐姐”们“攀关系”、拉家常，一个一个做思想工作，动员她们参加筛查。

渐渐的，潘俊得到了村民的信任和认可。进行养老认证时，村里老人不会用智能手机，她就挨家挨户上门帮忙。看到潘俊热情又快速地给他们办好了认证，老人们很高兴，也很感激。眼前这个小姑娘，越来越觉得就像自家孙女一样亲切。

村镇领导总是给她鼓劲加油：不要有心理负担，做好自己，只要是老百姓着想的事儿，就可以大胆去做。有困难不要怕，但一定要有信心，村上上和镇上以及其他党员，都是你坚强的后盾！潘俊听了，信心更足了。

与潘俊的腼腆不同，白簪铺镇光明村的夏赛男则性格直爽，活泼开朗。

夏赛男上大学时就入了党，大学毕业后在长沙城里工作过两年，也曾想去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工作。但2014年春天父亲的一个电话，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。

“赛男，回来跟我搞农业。”父亲说。

“回家搞农业？”夏赛男以为听错了。虽然夏赛男出生于农村，虽然父亲五年前也从城市回到农村，与他的兄弟们一道成立了农业合作社，但她还是无法理解父亲的想法。

父亲笑着说：“不要认为只有城市才是年轻人的舞台，农村也是你们干事创业的好地方。”

受父亲影响，她回到光明村流转了三百二十亩土地，并在当年就种上了丝瓜、苦瓜、菜薹等，建设起蔬菜种植基地。六年过去了，她经历了酸甜苦辣，但更多的是丰收的喜悦。

虽然他是男孩子性格，但她心思细腻，爱琢磨事儿。她觉得，乡村振兴，首先是人才振兴；单打独斗已不能适应新时代的变化，合作共赢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。如何振兴？如何合作？

2020年12月25日，在镇党委和政府

的大力支持下，夏赛男与其他十三位在乡村创业的年轻人一道，成立了“白簪之光”乡村创客服务中心。以沙龙为主要形式，利用晚上时间，他们聊创业的经验体会，也聊各自的想法和点子；立足白簪铺镇，也面向全区、全市，甚至全省，只要有志于到乡村创业的，他们都会互相鼓劲和赋能。

在这里，他们不仅找到了伙伴，学习了经验，更有了和同龄人交流的机会，拓宽了干事创业的思路。

在这里，他们只要每个人发一点点光，“白簪之光”便可汇聚成耀眼的光芒。

在白簪铺镇，在望城区，夏赛男们只是缩影。据说，无论是镇上，还是区里，组织部都在组织青年干部特训营，为村镇干部作储备。

“为什么把城里好好的工作给辞了？”叔叔质问姚鹏飞。

“我要回家照顾父母和奶奶！”姚鹏飞回答得很干脆。

“回家上哪儿挣钱？没有钱，怎么照顾你父母和你奶奶？”叔叔问。

“可以种田。”姚鹏飞说。

这是2013年12月底望城区茶亭镇慎村村珠塘组的一幕，也是姚鹏飞艰难的选择时刻。

1990年出生的姚鹏飞，父母都是残疾人，直到四十岁才生下哥哥和他。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姚鹏飞从小就懂事能干。从学校毕业后，虽然在长沙城里干得风生水起，但残疾的父母、年迈的奶奶，成了他最大的牵挂。

“姚叔，我想回村里种田。”他找到村支部书记姚罗华。

“父母和奶奶年纪大了，特别是父母，跟人交流越来越困难了，必须有人在身边照顾。”姚鹏飞说。

“你有这样的想法，我很欣慰，可种田是个辛苦活，你要做好吃苦的准备。”姚罗华点着头说：“有什么困难没有？”

“有。”姚鹏飞也不客气，“一是我不懂种田技术，希望得到技术指导；二是缺乏资金，村上能否承担点机械租赁费？”

2014年，在村里支持下，姚鹏飞种田四十余亩；2015年，扩大到一百七十多亩，并购置了一台收割机；2016年，扩大到四百亩，建了烘干机场地，添置了一台烘干机。

干事业哪有一帆风顺的呢？2017年夏天，洪水来临，在河堤上奋力抗洪的姚鹏飞强忍泪水，眼着自己几百亩水稻田被淹没。半个多月后，洪水退了，但水稻也全没了。

“鹏飞，不要着急，遇到天灾，谁都没办法。”姚罗华安慰他说：“你继续种田，村里会全力支持你。”

2017年的姚鹏飞，虽然亏损，但收获了温暖和感动。来年春天，万物复苏，他眼里的一切又变得生机盎然。

正是在2017年，姚鹏飞郑重地向村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书。一年后，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现在，姚鹏飞不仅成立了农业发展有限公司，流转土地一千四百多亩，购置了拖拉机、插秧机、收割机等大型现代农业装备，开展农业机械化作业，还注册了生态米品牌，实行产供销一条龙服务。每年生产加工粮食一千二百多吨，给二十多名农民群众提供了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。

在茶亭镇，像姚鹏飞这样返乡创业的青年越来越多，各种微型企业也如雨后天春笋般纷纷创立起来。

……

在望城，有忘我的奋斗，有蓬勃的希望，更有年轻人绽放的青春！上图为团山湖景色。

望城区委宣传部供图